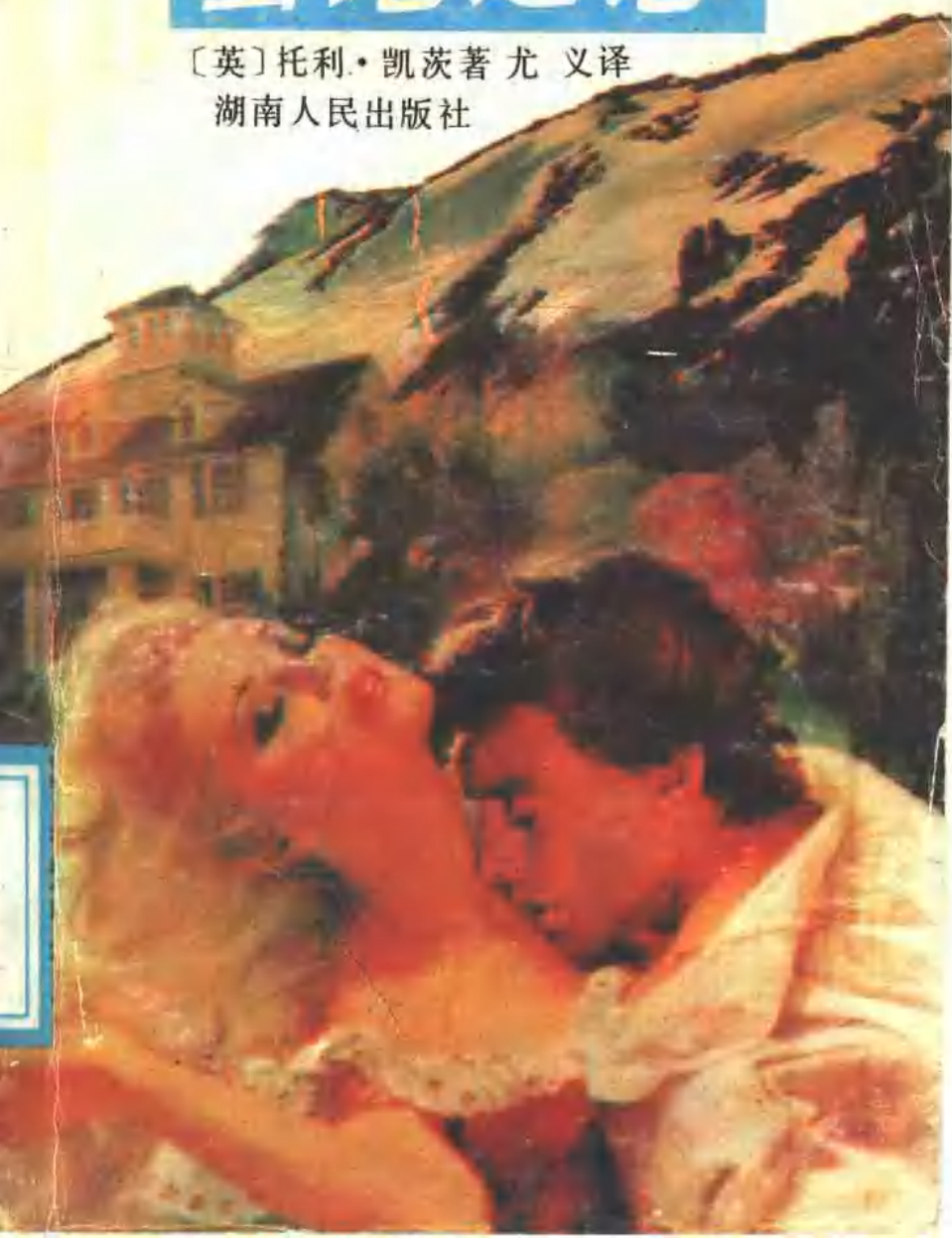


雪地之恋

[英]托利·凯茨著 尤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雪地之恋

〔英〕托利·凯茨著 尤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雪 地 之 恋

托利·凯茨 著 尤义译

责任编辑：吴 斯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长沙县牌楼印刷厂印刷

1988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6×1092 1/32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114000 印数：1—100000

ISBN7-217-00300-8

1.121 定价：1.40 元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个缠绵浪漫的爱情故事。年轻漂亮的摄影家唐娜把她全部的感情都献给了她的艺术，因为它不像她的情人那样令她痛苦和失望。

生活的潮浪把她这叶小舟拥进了高山滑雪教练林森的柔情之港。可是，过去的恶梦使他俩都在爱情面前却步，渴望情欲而又不敢放纵情欲。

然而，爱情的诱惑如同日出日落一样是强烈得不容抗拒的，终于，他们携手一同走进幸福的圣殿。

目 录

第一章	阿布奎基城的失望.....	(1)
第二章	向魔鬼峰挑战的人.....	(15)
第三章	吃如雪崩.....	(27)
第四章	阴郁难以消去.....	(44)
第五章	走不出恋爱谷.....	(66)
第六章	银镯上的绿松石.....	(74)
第七章	红萍果.....	(90)
第八章	让我们掌握现在.....	(102)
第九章	欲火又添一层金光.....	(122)
第十章	山岚幽幽.....	(134)
第十一章	爱情不容躲避.....	(150)

第 一 章

唐娜关掉富豪牌老爷旅行车的引擎、瘫坐在驾驶盘后面。单单来到“阿布奎基古城”的停车场就需要绝大的意志力。她勉强鼓起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了。她叹口气下车。

她伸直一百八十公分高的身体，昂然挺立，这或许可以用她母亲描述她身高的形容词：端庄如雕像。弯腰驼背对唐娜来说是不舒服而又不自然的姿势。和许多高挑的女性不同，她从来不为自己的身高而羞愧，也不故意驼背。她深吸一口新墨西哥晚秋的空气，感受到一股魔力，朝气蓬勃的性格回复了一些。这是两周来她第一次踩着富有弹性的脚步走向广场。

阿布奎基古城原是边境的城市，如今变成手工艺品陈列中心，观光客的度假胜地。夏季的游客早已离去，除了白色长椅和音乐台间沙沙作响的枯黄树叶以外，广场上杳无人迹。

唐娜漫无目的地看了一眼广场四周的商店橱窗。明信片、沙漠香水就和蜷缩在羊毛毯下的印第安人一样，已经是她熟悉得不感兴趣的事物了。一阵轻风沿着长街吹来，掀起她的裙子。她按住不听话的裙裾，猛然扭过身，面对着一片

商店的橱窗，入眼的景象差点使她失笑出声。她身穿牛仔大圆裙，马靴、荷叶边衬衫，领口系着一条黑丝带，简直有如当年的西部女神枪手。

她喟叹了。真是一身古典的打扮。

她好笑而任命的情绪在走完广场的一半时，因为看到圣菲立比教堂，而倏地转变了。它壮丽如昔，那对雪白的尖塔直入清澈无比的湛蓝天际，她一时好渴望能够飞上天空翱翔一阵。这就是最叫她感动的美景，这也正是她想在她的照片中传递的讯息。这座教堂在一七〇六年由圣芳济会的神父们兴建而成，希望在这块未开化的土地上散播他们对新世界的珍贵的信仰。

而唐娜个人的思潮欲是属于现实的，破碎的梦宛如老鹰划空而至掠过的阴影一般，她必须迅速地组合起这些稍纵即逝的碎片。她跌坐在一张长椅上。

我还能忍受多久？她问自己。因为不只是这座教堂，而是阿布奎基以及周围的上百个地点，她珍视这几的一切，想将它们显现在照片上。自从陆凡雅的评价刊出后，过去两周来，她觉得仿佛生活在矿区。只要一转头，她愚昧的事业心所造成的残酷不幸，就在她眼前炸开，重新撕裂她的伤口。

不一会儿之前还蛮清爽的风，现在却令她感到阵阵寒意，到底是梦想幻灭的悲伤，还是风引起了迷蒙泪雾，她不知道，也不在乎。几缕红色的发丝从她背后的粗辫子里溜出来，拍击着她的脸。她本能地把视线转向环绕着阿布奎基的三地亚山。它在向她招手，保证她在山道中独自滑雪时，寻求到她一向能获得的舒畅与平静。她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到一个白雪覆盖着的边境滑雪区来享受平静。

钟塔传出正午的钟声。唐娜已经吃过午餐，所以可以趁艺廊主持人周雯做例行的下午巡视前，先溜进艺廊，想到可能会与周雯见面，就叫唐娜有点裹足不前。

艺廊座落在一条罗列着流行商店的街上，并不在广场周围。她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正逢首展之夜。这儿曾经是她最欣赏的地方——全城最佳的摄影展出艺廊——而现在她在接近它时的心情，却是几近恐慌的。“快门艺廊”的牌子挂在大门口以及侧面的窗口，在十一月初的秋风中摆动。唐娜看见经理若娴正在指挥着工人挂出新的作品，唐娜一眼就认出这些彩色照片上的主人是谁。这是她大学时代的一位指导教授拍的，她衷心希望他的遭遇比她好一点。

她推开雕花大门时，响起一阵铃声。艺廊的地上铺着灰色地毯，墙壁是浅粉灰色的，选择这个颜色是为了衬托唐娜的黑白作品。现在展出的是一系列彩色作品，墙壁又改漆成纯白色。天花板上的一排灯光也要重新调整，以便对准每一幅新作。

“唐娜，你来了。”若娴叫了起来。这个艺廊经理是位胖嘟嘟的女郎，身穿染着油漆印的牛仔裤。这时她离开两位粉刷工人，向唐娜走来。她正要拥住唐娜，接着又向后退，笑了一声。

“我看我身上的油漆对你身上的衣服没有什么好处。”

唐娜假装开怀大笑。“唔，我来了，我又回到这个罪恶之地，来拿我的‘观光客眼中的风景明信片’。”唐娜顺口引用陆凡雅的评述。这段评论是在她的个人首展之夜的第二天早晨，登在早报上的，至此就在她心头烙了一个红印。若娴觉察到她的声调有些破碎，眼圈也是红的。

“到后面来”若娴握住唐娜的手臂说，“我来泡两杯茶。”

“不要，若娴，”唐娜想拒绝，“你今晚要准备揭幕，我知道你有几百万件事情要忙。”

“我正在忙，有权休息一下。”她发出银铃似的笑声，“现在正适合休息。”

唐娜嗅着热腾腾的橙红色茶水，想起自己和若娴匆忙地挂起所有的作品，为每张照片的位置而争论，以及首展之夜的狂乱与激动。

“唐娜，”若娴的声音低低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可能遵循的傻建议，不过不要太过。”

唐娜不必问不要难过“什么”。两天来，她一直在思索着那篇伤人不浅的评论。然后更刺伤她的是，若娴前天打电话来，问她能不能把她的作品拿走；周雯订好了另一项展览，要把她的展出日期整整缩短两星期。

“这是个好建议，”唐娜说，“我会努力去做到的，不会再让这个打倒我。不过打击实在很重。”唐娜迅速地低下头望着茶杯，觉得泪水又刺痛了眼睛。这种感觉已经变得熟悉而且令人生厌了。

“唉，没关系。”若娴把手搁在唐娜肩上。

唐娜无力地笑笑。“这真荒唐！自从我高中时做科学实验在最后决赛时输了以后，我还从来没象这两个星期这么爱哭过。”她昂起头，颤抖的嘴唇挤出一丝笑，接着又正经地承认道：“我想是因为我太希望这次展出能成功。”

“我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责任。”若娴难过地说。

“哦，为什么？因为你‘发掘’了我？因为你说服周雯

给我一个举办展览的机会？你怎么知道我会一败涂地？”

“唐娜，你没有一败涂地。”若娴激动地抗议，“只有一个艺评家不喜欢这次展览，也只有天晓得为什么。”

“那让我告诉你她的评论好了：‘唐娜那些个烟雾缭绕的风景照和甜腻的静动作品，予人过饱的余味’。”

“她很粗鲁，”若娴柔声说，“这证明她没有真正看见你的照片里到底在说什么，她完全没看到。”

“不只是她没有看到，若娴，我的照片一张也卖不掉，大众同意艺评的看法，周雯必须提前结束这次展出，否则你们会破产。”

“这个艺廊不是营利性质的。”

唐娜知道“快门艺廊”存在的真正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周雯的丈夫穆福睿已经缴清了所有的税。对周雯来说，这是占朋友上风的方法。拥有一家艺廊比在慈善服装发表会上担任模特儿，或是做阿布奎基博物馆的向导，来得有代表性。

“而且，”若娴又说，“除非新进艺术家得到正式认可，一般人都不买新作品。”

“我显然没得到正式认可。”

“唐娜，我们认识不久，可是我觉得跟你很亲近。我想这是因为你非常投入工作，你第一次带作品来的时候就吸引了我。现在依然没变。”她盯住唐娜说，“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太认真了。”

唐娜被她的话吓了一跳。她一向以乐天、愉快而著称，即使是在小学时因为功课不好而遭到严厉责骂，也不改这种性格。她相信自己做的事，相信自己不屈不挠，不会心灰意

懒。可是这次，她提醒自己，这次是现实世界；在这里，评论或上，评论是指导生活的方针。她已经不再置身在可以任意嘻笑怒骂的学院中了。

“你说的对，我想我是对这次展览寄予太多希望了，但是这是我工作多年的目的。我离朋友、家人；从威斯康辛到这儿来搞摄影，想做个‘真正的’摄影师。毕业后的两年，我白天没命地赚钱买器材，利用闲假拍照片，一直存着我是摄影师的幻想。而现在这个梦却在一夜之间破碎了。”

“唐娜，你的口气好象你瞎了一样。”若娴严肃地说：“为什么你比起两星期前就差了一级？”

“我知道你的意思，谢谢。理智上我同意你，我给自己打了无数次气。但是我一看到那些照片，我的气就泄尽了，觉得我永远也无法造成震撼。”

若娴点点头，好象终于明白了似的。“你有没有想过暂时离开阿布奎基？”

“每天都在想，”唐娜毫不迟疑地回答：“尤其是当我工作时，想到又要广受抨击。可是每回我一考虑逃亡，我的存款总是保持在可怜的两位数。”

“这样恐怕你就去不了巴哈马了。”

“是呀！”两个女人都笑了，唐娜觉得若娴的茶和幽默改善了不少她的情绪。

“你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合住一阵吗？任何亲戚？”

“我想我大概没法忍受，”唐娜说，“我最近太忧郁了，恐怕不是很好的客人。”她顿了顿。心中升起一座山的影子，一座冷冽、隐蔽的荒山正在召唤她。“你知道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呢？”她渴望地说，知道只有是她的另一个梦

想。“到山上去避一避，离开这儿，离开所有的认识的人。”说完她笑了一声，打消了此念。

“这是个完美的计划。”若娴辩解道。

“是完美，只不过喂不饱自己，也找不到地方栖身罢了。”唐娜提醒她。

“滑雪区有没有活儿可干？你会滑雪吧？”

“我只会越野，和滑下山不同，而三地亚山上需要的是这种高手。”

新墨西哥北边的桑格德克利斯托山呢？”

“我夏天去那儿玩过，不过从来没去滑过雪。不晓得那儿欢不欢迎越野滑雪。”

“我有法子知道。”若娴说着转身去翻桌上的杂志。

唐娜很想叫若娴不必浪费时间了。

“这里，”若娴拿出一本最新的《新墨西哥游记》。

“我们来看看越野滑雪。”她一面咕哝，一面用食指指着目录，再翻到后面，得意地宣布：“越野滑雪区，附设住宿小屋，陶斯高地，主人林森。”她沉吟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林森。对了，他拥有火药角滑雪谷和南部的几个小度假区。你看怎么样？”

“什么怎样？”

“到那儿去找份工作，你有多久没滑过雪了？”

“老天！”唐娜说着开始默算。“至少有十五年了。我是在威斯康辛学的，那时候滑雪的人只有童子军教练和瑞典或挪威移民，而我爸爸正好是这两种人。”

“太棒了，”若娴好象事情已经敲定似的叫着，“你可以到高地小屋去当教练了。”

唐娜变得目瞪口呆。她走进这里以前压根没想到要躲到桑格德克利托山去。奇怪的是，她想不出任何反驳若娴的理由。自然不能用她的工作为籍口，因为这是令她沮丧的主因。那么是她和康丹尼的关系？她现在想到他就觉得不安。丹尼是慷慨而有趣的，然而他们的关系有点不真实——仿佛一层美好，光亮的薄冰，承受不起任何重量。在过去两周里，当她特别需要一股支持力量时，这种不安全感更加深了。

“我说这个法子很完美。”若娴继续解释她“完美的计划”。“你可以离开这儿，不打扰任何人，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可以从你的作品知道你喜欢户外生活。这可以给你机会充电，然后带点新的东西回来，让姓陆的刮目相看。”

唐娜好想拥抱若娴，她的支持要比任何朋友的礼貌的安慰之词更振奋人心。这其中的分别在于若娴相信自己的话，她相信唐娜返回时，能让陆凡雅目瞪口呆。

唐娜正想道谢，若娴看看表。“老天，周雯快要来了，而我连一半工作都没做完。你最好回去干自己的活吧，你总不能在找到新的差事之前丢掉原来的工作。”

“你说得对，”唐娜同意地说，“平面艺术部的上司是道地的官僚作风，他认为任何为他工作的美工要是迟到五分钟，就是摆脱他的控制。”

若娴笑着走向里面的一间房间，拿出摆唐娜作品的木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叫人把东西搬上车。”

“不要 谢谢。”唐娜婉拒了她的好意。很少有人相信她这种高个子需要援助。“你现在正需要人手，我已经耽误

你太久了。替我打开后门。我最好快出去，免得他们连林教授的作品也一起粉刷了。待会儿我再打电话给你。”

“谢谢。”唐娜用灰绿色的眸子盯着若娴。“一切都谢谢你。”

若娴摆摆手。唐娜便回到停在广场上的车里，把车开到艺廊的巷口。虽然她想接受若娴的劝告，不要一直想着她的失败，可是一看到她的照片，心中就升起混乱的思绪。

当她将第一批十九吋大照片放进旅行车后座时，觉得自己象个孩子闯了大祸而被请到学校去领孩子的母亲，照片就是她的子女，他们的表现差透了，公开让她丢尽颜面。可以在她心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深处，她还是相信她的艺术修养要比权威人士的看法高几分。她就是忠实的母亲，骨子里永远支持着孩子。当她搬第二批照片时，听见一个矫揉造作的声音传来。

“噢，安德，这真是太美了。”周雯说，安德就是林安德教授，他的作品正在一一挂起。“你用负片的效果真是太吸引人了。”周雯继续赞美。

要不是周雯的声音叫唐娜颓丧，她会为“用负片”这三个字大笑的；当若娴把她的作品推荐给这位艺廊主持人时，周雯说的也正是这句话。而她的大力赞扬在陆凡雅公开抨击唐娜才华有限之后便突然不见了。唐娜有点高兴地想，周雯一定很难堪。这个女人将一生奉献给这个时髦的行业，结果却因为展出这么粗鄙的作品而下不了台。

“后面有个储藏区，你可以……”衣着光鲜的周雯和林教授走进来。“呃，嗨……”

“唐娜，”唐娜主动报上名，以免她再费神想她的名

字。而现在距离周雯亲自带她参观艺廊才两星期。“你好，林教授。”唐娜对她以前的指导教授愉快地笑着。

这位戴眼睛的教授对她点点头，那种神情就好象站在家中办丧事的人面前，不知道如何是好似的。

当然罗，唐娜想，他认为我的事业和我成为真正摄影家的希望，已经被陆凡雅的恶毒评论谋杀了。“我正在清理。”唐娜说，急忙收起其余的作品。

“祝你展出顺利，林教授。”她在门口说。

“噢，呵，谢谢！”他结结巴巴地回答。周雯站在他身边，脸上凝着时装模特儿特有的倨傲冷笑。

最糟的已经结束了。唐娜开车回办公室时，强迫自己不停这么想。

她象念咒语似的念这句话，以阻止眼中的泪水滚落。她恨透了哭泣、屈辱。不幸的是，回办公室途中，她经过了几处好想用镜头捕捉下来的地点。

这不公平，唐娜想。每当她要重建自卫力时，就会遭到偷袭，她不晓得失恋会不会是这么痛苦，也许失恋的人重游两人过去的地方时，感觉与以往是相同的。以她的高挑和美貌过去虽然不乏男性追求，却没有一个能胜过她最爱的摄影。

包先生在唐娜走进楼上“平面艺术部”的办公室时，故意看着表，她迟到了五分钟。她的上司在她走向大房间后面的小工作室时酸酸地瞪她一眼。平面艺术部是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一个部门，她两年前刚开始工作时，每个美工都有一间单独并可以关上门的办公室。可是包先生接管之后几个月，就把所有的隔墙拆掉，变成一间间畅开的工作室，好让他随时盯住属下的一举一动。

唐娜知道包先生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背，因此她走进工作室就放下皮包，坐在绘图桌前开始工作。虽然她是摄影师，可她只在摄影棚和暗房里呆了两个月。后来一名技术绘图员辞职，工作就全部加在唐娜身上。

当她熟练地描画出一张整齐的图表时，心中充满了其他问题。她自嘲地回忆自己虽然受过多年自我表现的严格训练，结果却落得在一张图表上画某位副总裁所需要的星星，为她永远也无法参加的业务活动写简报、做表格。她身边的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总机告诉她找她的电话在第五线。她把耳机驾在肩膀和耳朵上，以便一面听电话一面工作。

“艺廊的情况怎么样？”是康丹尼打来的，唐娜和她约会了将近一年。

“这可不是我喜欢的经历。”她压着嗓门说，免得被其他同事听见。“不过我已经拿回照片了。”

“有没有碰到周雯？”

“有。”

丹尼刚开始在穆神睿开的法律事务所上班，对老板之妻的任何事情都感兴趣。听着他起劲的口气，唐娜想到丹尼几乎对她失败的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

“谢天谢地，总算都结束了。是吧？”他问。

“展览是结束了。”唐娜回答，心中有点不乐。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象正常人一样约会了。”

“我们以前不正常吗？”她问。

“你懂他的意思，唐娜，你太专注于这次的展览，不是在暗房，就是站在马路中央找正确的角度。这在我并不正常。”丹尼的口气中含着一丝自以为是。

“你认为我所有的‘不正常的摄影活动’都该结束了？”

丹尼听出唐娜有些愤怒，于是安慰道：“你尽管去做你的，‘严肃’工作。可是你为什么老是要去碰壁？看来你是不会有什么希望了。”

唐娜突然觉得和一个人认识了一年，结果对方却完全不了解她。她终于从那层薄冰上摔下去了。

“你认为我应该有什么希望？”她问，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丹尼想了想，才用正经八百的法官口气说：“我猜我对你做的一切都很明显。我在你身上投资了大量时间，想和你建立长远的关系。当然要先等你的摄影阶段过去才行。”

唐娜觉得腹部一急。“我的摄影阶段？”她难以置信的惊讶语气清晰地透过话筒传过去。

“得了，不要不高兴。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很认真，可是这两个星期我也不好受。我是说，事务所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约会。你想我的女友被公开说得那么难听，我听着会是什么滋味？”

唐娜抛下笔和所有的伪装。“我不知道，你说呢？”她的声调冷漠。

“很抱歉我必须直说。律师是不能和失败者在一起的。”他急忙又说，“我不是说你是失败者，但是我绝不考虑娶一个失败者”。

“或娶一个有不正常摄影狂热的人。看来我有两大不利条件，丹尼。谢谢你考虑到要娶我。”她小心地搁下话筒，再拿起画笔，机械化地做她的工作。